

韓

非

子

集

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六

長沙王先慎

解老第二十

。盧文弨曰此及下篇當依老子各章分段

德者內也得者外也上德不德言其神不淫於外也神不淫於

外則身全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

。先慎曰謂得得者兩得字各本作德案身全之謂

得得者得身也正承上得者言之御覽七百二十引正作得明作德誤今據正

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

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爲之欲之則德無舍

。王先謙曰舍止也無舍言不

能安其止

德無舍則不全用之思之則不固不固則無功無功則生

有德

。先慎曰生有德承上不全無功兩者言疑無功上脫不

全二字乾道本有作於盧文弨云藏本張凌本有作於凌

本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於作有誤先慎案作生有德者是也

本無而致有之之謂生老子云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也有以爲

即所謂生有德也改從今本

德則無德

。王先謙曰德非病也德則無德不

德則有德

。先慎曰乾道本作不得則在有德盧文弨云在字疑衍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作德先慎案作德是今

操改在字衍張
榜本無今據刪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

術者故以無為無思為虛也。先慎曰說文故使為之也靈臺清靜自然而虛若無道術之人有

意為虛所謂故也夫故以無為無思為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於為

虛也虛者謂其意所無制也。盧文弨曰所無疑倒今制於為虛是不虛

也虛者之無為也不以無為為有常不以無為為有常則虛虛

則德盛德盛之謂上德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先慎曰德經河上

公王弼本不作以葉夢得不作非傅奕本無無字各本無未也字按此篇及喻老每條末也字矣字多非老子文

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

生心之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故曰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也

。先慎曰今德經無也字

義者君臣上下之事

○盧文弨曰凌本事作禮先慎日御覽四百二十一引亦作禮

父子貴賤

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親疏內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懷上

宜

○先慎曰乾道本脫下宜字顧廣圻云此下當有宜字先慎按拾補有宜字今依增

子事父宜賤敬貴

宜

○先慎曰乾道本賤作眾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眾作賤今本無宜字誤藏本有先慎按眾字亦誤此承上父子貴賤言明

字當作賤依知交友朋之相助也宜

○先慎曰九字爲句謂知藏本今本改

字屬下爲句非友朋依上當作朋友親者內而疏者外宜

○顧廣圻曰今本無宜字藏本有

義者

謂其宜也宜而爲之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也

禮者所以貌情也

○先慎曰乾道本貌情作情貌下同盧文弨云情貌倒從張本作貌情先慎案盧說是作

情貌者涉下條禮爲情貌也而誤貌與飾同義荀子大略篇文貌情用相爲表裏文貌卽文飾也禮記月令疏引定本飾謂容

飾也容飾卽容貌也下文禮者外飾之所以論內也內指情言飾卽貌也御覽五百四十二引作禮者所以飾貌情也貌上更

有飾字蓋校者旁注飾字以釋貌義刊書者失刪亦見飾貌二字古通而作情貌者誤今據乙

羣義之文章也

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

疾趨卑拜以明之

先慎曰乾道本故作其以作而誤下文故好言繁辭以信之與此正相對顧廣圻云今

本其作故先慎案御覽引其作故而作以今據改

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

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

先慎曰乾道本節誤作節盧文昭云凌本節作節今據改

故曰

禮以貌情也

顧廣圻曰當衍曰字案此及喻老凡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

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眾人之爲禮也以尊

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爲禮以爲其身

先慎曰乾道本下之字作以顧廣

圻云今本上以字作之先慎案作之者是也以字涉下文而誤上文眾之爲禮與此君子之爲禮相對明此不當作以改從今

本以爲其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而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

能相應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

手足之禮也不衰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案此以十四字爲一句

故曰攘臂而

仍之

顧廣圻曰經典釋文仍作仍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仍先慎曰仍王弼作仍說文仍因也仍亦因也仍仍字異義同

道有積而德有功

顧廣圻曰德當作積

德者道之功效有實而實有光

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

文禮者義之文也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

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盧文昭曰凡而後下俱不當有失字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下失字

禮為情貌者也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昭云當提行此為情貌與前文自別先慎案盧說是今從拾補提

行

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

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

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

先慎曰御覽入百三百六引隋並作隨入

百六引銀黃作黃金

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

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樸而不明

先慎曰乾道本無樸字顧廣圻云今本

禮下有樸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案樸而不明即下故曰禮薄
文實厚者貌薄之意無樸字則文不成義改從今本
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顧氏謂曰下必引老子文故疑
誤不知此即本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是謂深其根固其抵
明之非必盡引老子成文而不節也下文是謂深其根固其抵
本書無是謂二字善建者不拔本書僅云故曰拔之類是也又
有增多其字以足義者是謂道紀本書作道理之者也喻老篇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而老子元文作子孫祭祀不輟是也
此既云禮薄也下又申明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正與下文
故曰道之華也又申之以故曰前識者道之華也故曰迷又申
之以故曰人之迷其日故以久矣故曰重積德又申之以故曰
蚤服是謂重積德故曰無不克又申之以故曰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之類同例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子威德是也實厚者貌
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王先謙曰禮
衰者貌薄對文心字不當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王
有此緣下文樸心而衍先謙曰通人謂眾人緣眾人之實心而形之於事
則為禮之貌故曰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眾人之為禮
也人應則輕歡。顧廣圻曰歡當作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

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毋爭乎有爭則亂。先慎曰依下

文是以曰愚之首也文例此當脫是以曰亂之首也一句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顧廣圻曰傳

本及今德經皆無也而亂之首乎。顧廣圻曰今德經字下道之華也同

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識。王先謙曰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

度也。先慎曰忘與妄通左傳哀二十七年注言公之多忘釋文忘本又作妄莊子盜跖篇故推正不忘耶釋文忘或作

妄此忘妄古通之證無緣而忘意度謂無所因而妄何以論之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先慎曰乾道本無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有字先慎案

御覽八百九十九事類賦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題。先慎曰

乾道本無在其二字案下文而白在其角文法一律明乾道本脫在其二字今據御覽事類賦引補題御覽事類賦作蹠詹

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先慎曰御覽引無是字使人

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裏其角以詹子之術嬰眾人之心華焉殆

矣。先慎曰竭其聰明役其智力使眾人之心爲之營惑如華之末庶幾近之故曰道之華也嘗試

釋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視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

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

是以曰愚之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衍以曰二字先慎曰

華也此言是以曰愚之首也語正相同皆本老子文變故言是以者避下故曰以成文也故曰前識者道之

華也。先慎曰也字而愚之首也。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也字

所謂大丈夫者謂其智之大也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顧

曰今德經下處字作居非傳本與此合下不處其華同行情實而去禮貌也所謂處其實

不處其華者必緣理不徑絕也。先慎曰徑絕即妄意度也所

謂去彼取此者去貌徑絕。顧廣圻曰去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顧廣圻曰故曰去彼取此。見三十八章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

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

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慎曰

乾道本富下無貴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有貴者是也先慎案依上文應有今據補而福本於有

禍故曰禍兮福之所倚。先慎曰老子明皇陸希聲本無之字倚因也以成其功也

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有則

字是也先慎案御覽四百七十二引亦有則字今據補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

僻而動棄理。先慎曰乾道本無行字顧廣圻云今本則下有行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御覽引有行字今據補

理下御覽行邪僻則身死天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天之

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王先謙曰上福本於有

禍與此對文不當更有生字故曰福兮禍之所伏。先慎曰明皇陸希聲本無之

字伏
匿也

夫緣道理以從事者無不能成無不能成者大能成天子之勢

尊而小易得卿相將軍之賞祿夫棄道理而妄舉動者雖上有

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

先慎曰乾道本下上有天字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天字卜祝未詳先慎案天字衍今依顧校刪卜祝疑爲十倍之譌

猶失其民人而亡

其財資也眾人之輕棄道理而易妄舉動者不知其禍福之深

大而道闊遠若是也故諭人曰孰知其極

先慎曰此變文而言與是以曰愚之首

也同

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有能免於貧賤死天之禍也心

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天是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

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眾

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

先慎曰與失路等下故曰拔與此句例同

眾人

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于今。盧文

字張本無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盧文昭曰日字凌本無

無也字矣字傳本與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先慎曰王

獨作人與此同陸希聲趙孟頫本作民迷其日固以久矣

所謂方者內外相應也。盧文昭曰內言行相稱也。先慎曰

外二字凌本倒反所謂廉者必生死之命也。先慎曰輕恬資財也

謂能死節所謂直者義必公正心不偏黨也。先慎曰乾道本心上有公

字顧廣圻云今本公作立當行此字盧文昭云下立字凌本無

此字先慎案顧說是今依凌本刪所謂光者官爵尊貴衣裘壯

麗也今有道之士雖中外信順不以誹謗窮墮。盧文昭曰誹

張本作非先慎曰論語子貢方人釋文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墮當作隋禮

記曲禮上言不隋注隋不正之言順從自不言人之過惡忠信

則無不正之言然已雖信順自持不以信順責人雖死節輕財

不以侮罷羞貪雖義端不黨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不以去邪

罪私雖勢尊衣美不以夸賤欺貧其故何也使失路者而肯聽

習問知卽不成迷也

王渭曰習當作能見下文顧廣圻曰案下文二能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

知如字

今眾人之所以欲成功而反爲敗者生於不知道理而不

肯問知而聽能眾人不肯問知聽能而聖人強以其禍敗適之

則怨

王渭曰適讀爲譏

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

先慎曰數音索角

反今舉動而與天下爲讎

先慎曰乾道本下下有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今據刪

非全

身長生之道也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

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行謂已之所行軌

節卽方廉直先舉之謂以此正眾人也呂覽自知所以舉過也注舉猶正也是其證

故曰方而不割廉而

不剋

先慎曰乾道本剋作穢顧廣圻云藏本穢作剋今德經作害傳本作剋經典釋文云剋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

引亦作剋今案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羞貪卽不穢之義先慎案王弼注剋傷也不以清廉

剋傷於物也卽死節輕財不以侮罷羞貪之義直而不肆光而

剋穢聲近而誤非韓子本作穢也今據藏本改

不耀。先慎曰說文無耀字河上公作曜傳本作耀李約本作方而不割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廉而不剡與各本全異誤倒以上見五十八章

聰明睿智天也動靜思慮人也者乘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託於天智以思慮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思慮過度則智識亂目不明則不能決黑白之分。先慎曰分當依下文作色

耳不聰則不能別清濁之聲智識亂則不能審得失之地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耳不能別清濁之聲則謂之聾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盲則不能避晝日之險。王先謙曰言非獨夜迷

聾則不能知雷霆之害狂則不能免人間法令之禍書之所謂治人者。先慎曰書謂德經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

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

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

人事天莫如嗇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如皆作若經典釋文作如同此先慎曰趙孟頫本亦作如

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

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

盧文弨曰謂張本作爲先慎曰爲

謂古通俗人妄改

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眾人難於患

慎曰離

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

形。盧文弨曰禍患二字張凌本倒

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故曰夫謂嗇

是以蚤服

盧文弨曰張本謂作惟以作謂凌本服作復上下句皆同王弼本作復釋文復音服顧廣圻曰傳本及

今德經謂皆作惟今德經以作謂傳本與此合先慎曰凌本作復者用老子誤本改也上文從於道而服於理又云不服從道理又云虛無服從道理即解老子蚤服之義服從之服字當作服更無疑義知韓子所見德經本作服不作復也困學紀聞卷十引老子服作復並引司馬公朱文公說云不遠而復謂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據此則王弼本仍作復

與本書合宋儒據釋文爲訓未檢韓
子也凌氏依誤本老子改本書非是

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先。

慎曰故上當有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夫能令故德
則字故舊也

不去新和氣日至者蚤服者也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顧廣

德經及傳本是謂皆作謂之先積德而後神靜神靜而後和多
慎曰河上公作是謂與此合

和多而後計得計得而後能御萬物能御萬物則戰易勝敵戰

易勝敵而論必蓋世論必蓋世故曰無不克。先慎曰河上無
公作剋下同

不克本於重積德故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戰易勝敵則兼有天

下論必蓋世則民人從進兼天下而退從民人其術遠則眾人

莫見其端末莫見其端末。先慎曰下末字乾道本無顧廣圻
云藏本今本端下有末字今據增

是以莫知其極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凡有國而後亡之有身而後殃之不可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
夫能有其國必能安其社稷能保其身必能終其天年而後可
謂能有其國能保其身矣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
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會遠其會遠眾人莫能見其所極唯
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盧文弨曰夫張本作天顧廣圻曰不
能上富有體道二字先慎曰顧說是不
見其事極者爲能保其身有其國。先慎曰乾道本見下脫其
字爲下脫能字盧文弨云張
本有今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盧文弨曰複
據增
疑衍顧廣圻曰今德
經及傳本皆無則字

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有國之術所以有
國之術故謂之有國之母夫道以與世周旋者其建生也長持
祿也久故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樹木有曼根有直根根者書

之所謂柢也。

顧廣圻曰今德經柢作蒂傳本作柢與此合經

根上富有直字上云有曼根有直根此云直根者下云曼根者蓋承上而分釋之韓子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即曼根柢是直根也今

奪直字失其旨矣。

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也曼根者木之所以

持生也。

先慎曰乾道本持上脫以字顧廣圻云今本所下有以字依下文當補先慎案上文亦有以字明乾道本脫

改從今本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

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

其柢柢固則生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

之道也。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字也字深上有是謂二字先慎曰是謂二字本韓子節去彼以是謂承

上文此以故曰二字代之

願說非以上見五十九章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

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

先慎曰治要無矣字

萬人之作日亡半日

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

先慎曰治要無矣字

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

眾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

先慎曰乾道本提行顧廣圻云藏本連上自工人

數變業至若烹小鮮止通為一條是也先慎案治要亦連上為一條今據改易音夷益切

利害易則民務變

民務變謂之變業。

先慎曰各本無下民字謂之作之謂據治要改

故以理觀之事大

眾而數搖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

數撓之則賊其宰。

先慎曰各本宰作澤案澤字誤當作宰割烹宰夫之職當烹時而頻數撓亂則宰夫不

能盡其烹飪之功是謂賊害其宰宰與宰隸形相似因譌為宰

淺人不審妄加水旁作澤耳治要引作宰明唐本韓子不誤今

據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而重變

法。先慎曰各本無虛字而作不案不字誤重猶難也貴虛靜而難變法文曲而有致作不則率然矣治要藝文類聚五十

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靜上並有虛字據補治要藝文類聚不作而據改

故曰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無者字先慎曰治要有者字

人處疾則責醫。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有禍則畏鬼聖人在上則民少欲

民少欲則血氣治而舉動理舉動理則少禍害。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舉動理

三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舉動理按當重血氣治而夫內無

舉動理七字先慎案顧說是今據藏本今本增三字

瘕疽癰痔之害。顧廣圻曰痔當作疔說文疔小腹病也小徐本云讀若紂詩小弁釋文云擣韓詩作疔集韻

四十九疔有疔癰云或從壽先慎曰痔字不誤此皆指身可見之病而言說文瘕小腫也疽癰也癰勞病也謂勞倦痔後病也急就篇瘕熱癰痔眇眇眼瘕而外無刑罰法誅之禍者其輕恬鬼

也甚。先慎曰恬安也相安不以爲怪也荀子富國篇輕非譽而恬失民輕恬對文是輕恬義近故曰以道

莅天下。顧廣圻曰傳本此下有者字與各本全異先慎案治要引老子亦有者字蓋唐人所見老子本有者字其

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神相害也故曰非其鬼不神也其神

不傷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弨云傷下脫人字張凌本皆有顧廣圻云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上下兩也

字藏本傷下有人字是也傳鬼祟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本及今德經皆有今據補

讀與下文民犯法令同又按人之謂鬼傷人人逐除之之謂人逐除之上刑戮民句例皆同

傷鬼也民犯法令之謂民傷上上刑戮民之謂上傷民民不犯

法則上亦不行刑上不行刑之謂上不傷人故曰聖人亦不傷

民。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民皆作人按韓子自作民先慎

曰上當有非其神不傷人句惟趙孟頫本無疑刑本書者從誤本老子刪之也河上不與民相害而人不與鬼相傷故曰兩

不相傷民不敢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上

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蕃息民蕃息而蓄積盛

民蕃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崇者魂魄去而精神亂精

神亂則無德鬼不崇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

慎曰乾道本下則字作而慮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

文昭云凌本而作則今據改鬼不亂其精神則德盡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則皆作故先慎曰兩上並有夫字也。先慎曰以上見六十章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

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而內有德澤於人民夫外無怨讎

於鄰敵者其遇諸侯也外有禮義。顧廣圻曰外字當衍八字爲一句內有德澤

於人民者其治人事也務本。先慎曰人當作民下文治民事務本即承此而言遇諸侯

有禮義則役希起治民事務本則淫奢止凡馬之所以大用者

外供甲兵而內給淫奢也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

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通淫物。先慎曰乾道本通淫作

淫通顧廣圻曰今本作通淫誤先慎曰顧說非禮王制疏淫謂過奢侈是淫物奢侈之物謂不以馬遠致奢侈之物也若作遠

淫通物則不辭矣下文得於好惡忱所積力唯田疇積力於田

疇。先慎曰乾道本無積力於田疇五字顧廣圻云藏本有今本於仍作唯今據藏本補必且糞灌故曰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

。顧廣圻曰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也字按喻

老無先慎曰

糞播古通

人君者無道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道下更有道字盧文弨云張凌本君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君下有者

字乾道本重道字譌先慎按乾道本脫者字空格於下淺人妄增道字以補之今據盧顧校改則內暴虐其民

而外侵欺其鄰國內暴虐則民產絕外侵欺則兵數起民產絕

則畜生少兵數起則士卒盡畜生少則戎馬乏士卒盡則軍危

殆戎馬乏則將馬出

。顧廣圻曰將當作𠂔形近之誤鹽鐵論未通云當此之時卻走馬以糞其後師旅

數發戎馬不足𠂔牝入陣故駒犢生於戰地即本於此也他書又作字史記平準書云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下文於將

馬近臣

誤同軍危殆則近臣役馬者軍之大用郊者言其近也今所

以給軍之具於將馬近臣

。先慎曰𠂔馬近臣非軍中之用今因乏殆故並及之

故曰天

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矣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矣字喻老無

人有欲則計會亂計會亂而有欲甚。先慎曰而字依下文當作則有欲甚

則邪心勝邪心勝則事經絕事經絕則禍難生。盧文弨曰二經字張本作輕

顧廣圻曰藏本二經字皆作輕按經當作徑上文必緣理不徑絕也陸行不緣理為徑周禮云禁徑踰者是也水行不緣理為

絕爾雅云正絕流曰亂是也藏本所改失之先慎曰經徑二字義同易上經釋文廣雅釋言經徑也釋名徑經也言人之所經

由也二字疊訓左傳二十五年傳趙衰以壺殽從徑釋文徑讀為經是經徑古通用由是觀之禍難生於

邪心邪心誘於可欲可欲之類進則教良民為姦退則令善人

有禍。王先謙曰可欲之類非善人不能退之既退之後更思闕伺中傷故令有禍也姦起則上侵弱

君禍至則民人多傷。先慎曰依下文民人當作人民然則可欲之類上侵弱

君而下傷人民夫上侵弱君而下傷人民者大罪也故曰禍莫

大於可欲。顧廣圻曰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傳本及今德經皆作罪據經典釋文王弼老子無

此句非是是以聖人不引五色不淫於聲樂明君賤玩好而去淫麗

人無毛羽

連上今提行

不衣則不犯寒

俞樾曰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下文故聖人

衣足以犯寒是其證先慎曰俞說非此與下文不食則不能活句例正同不當有足以二字犯勝也

上不屬天而

下不著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

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憂也故聖人衣足以犯寒食足以充

虛則不憂矣眾人則不然大為諸侯小餘千金之資其欲得之

憂不除也胥靡有免死罪時活

王先謙曰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解文義相

對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故欲利甚於憂

連上今提行

憂則疾生疾生而智慧衰智慧衰

則失度量失度量則妄舉動妄舉動則禍害至禍害至而疾嬰

內疾嬰內則痛禍薄外則苦

先慎曰乾道本重痛禍薄外四字苦下有痛雜於腸胃之間七字

盧文昭云張本不復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為字衍顧廣圻云痛禍薄外四字藏本不重按此疾嬰內則痛為

一句。顧廣圻外則苦爲一句。下多複衍。先慎按。盧苦痛雜於腸胃

之間。顧廣圻曰。八字爲一句。則傷人也。憊憊則退而自咎。退而自

咎也。生於欲利。故曰咎莫憊於欲利。顧廣圻曰。今德經憊作

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得也。又云。其欲得

之憂不除也。仍作得。可證喻老不誤。先慎曰。李約本憊作甚說

文。憊痛也。古音甚。憊同利。當作得。顧說是以上見四十六章

道者萬物之所然也。然可也。先慎曰。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

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顧廣圻曰。句有

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

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先慎曰。顧說是也。道字逗。紀理義

同。故道經作紀。韓子改爲理。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王先謙曰。薄迫也。物有理不可以

相薄。故理之爲物之制。萬物各異理。王先謙曰。萬物各異理

而道盡。先慎曰。乾道本萬下五字不重。稽萬物之理。故不得

不化。

王先謙曰稽合萬物之理不變則不通

不得不化故無常操。

王先謙曰無言不執一

常操是以死生氣稟焉萬智斟酌焉萬事廢興焉天得之以高

地得之以藏維斗得之以成其威。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之字按

依上下文當補先慎案顧說是依今本補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並有之字是其證曰

月得之以恆其光。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得下有之字今據補

五常得之

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四時得之以御其變氣軒轅得

之以擅四方赤松得之與天地統。

孫詒讓曰統疑當作終言壽與天地同長也終統二字

篆文形相近而誤

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道與堯舜俱智與接輿俱狂與

桀紂俱滅與湯武俱昌以為近乎遊於四極以為遠乎常在吾

側以為暗乎其光昭昭。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光上有其字今據補

以為

明乎其物冥冥而功成天地和化雷霆宇內之物恃之以成凡

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隨時與理相應萬物得之以死得之以

生萬事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乾道本事物案物字緣上文而誤依拾補改

道譬

諸若水

先慎曰意林諸作之

溺者多飲之即死渴者適飲之即生譬之

若劍戟愚人以行忿則禍生聖人以誅暴則福成故得之以死

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先慎曰故下當有曰字得之以死四句老子各本無蓋佚文

也

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

所以意思想者皆謂之象也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

以處見其形

先慎曰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功以處見其形也

故曰無狀之狀

無物之象

先慎曰趙孟頫本作象以上見十四章

凡理者方圓短長廉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物可得道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物字虛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

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

地之剖判也俱生先慎曰乾道本地上有與字俱作具顧廣

慎案與字衍今據刪俱字是今據改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而常者

無攸易無定理謂常下者字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者

字在而常下是也謂常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今

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先慎案顧盧說是據改無攸易謂無所

變易也無定理非在於常是以不可道也先慎曰乾道本常下

衍張凌本俱無顧廣圻云藏本無所字王聖人觀其玄虛用其

渭云常字句絕先慎案顧盧說是今據刪周行強字之曰道顧廣圻曰傳本第二十五章云故強字然

而可論有名故可言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道下之字凌

本無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無之字也字先慎曰見第一章

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人之

身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先

慎曰者字十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

之徒也十有三者。盧文弨曰徒下也字一本無三下者字衍

顧廣圻曰德經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當

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至其死也。先慎曰乾道本至下無

先慎曰也者二字皆衍其死也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有其字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先

今據補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於死死之徒亦有十三。先

十有二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先慎曰據此明

字誤倒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上有也字者字皆

非元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

不止也損而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為死

死地也。盧文弨曰下死字衍凌本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

不重先慎曰盧說誤見下故曰民之生生而動。顧

曰當於動皆之死地。顧廣圻曰亦十有三。先慎曰乾道本

顧廣圻曰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爲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自如此先慎曰王弼本之作亦今據拾補改是以聖

人愛精神而貴處靜此甚大於兕虎之害夫兕虎有域動靜有

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民獨知兕虎之有爪角

也而莫知萬物之盡有爪角也不免於萬物之害何以論之時

雨降集曠野間靜而以昏晨犯山川則風露之爪角害之。先慎曰

乾道本風露作虎兕誤顧廣圻云今本兕虎作風露今據改事上不忠輕犯禁令則刑法之

爪角害之處鄉不節憎愛無度則爭鬪之爪角害之嗜慾無限

動靜不節則瘞疽之爪角害之。先慎曰乾道本瘞上衍虛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虛字今

據好用其私智而棄道理則網羅之爪角害之兕虎有域而萬

害有原避其域塞其原則免於諸害矣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

。顧廣圻曰乾道本藏本皆提行今本誤連先慎曰 重生者雖

上卽解陸行不遇兕虎三句不當提行改從今本

入軍無忿爭之心無忿爭之心則無所用救害之備此非獨謂

野處之軍也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先慎

本不重無害人之心句顧廣 圻云藏本重是也今據補 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

曰陸行不遇兕虎。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兕虎 入山不恃備以

救害。顧廣圻曰 故曰入軍不備甲兵。盧文昭曰張凌本作

被德經作避傳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皮彼反案藏本以他本

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先慎曰備被義同廣雅釋詁備具也史

記絳侯世家集解引張揖注被具也故本書作備王弼本作被

甲兵以在己者言明作備作被二字並通河上本作避聲之誤

也注謂不好戰以殺 人則依文立訓非是 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

爪兵無所容其刃。先慎曰乾道本容作害顧廣圻云今本作

之用也害乃容字形 容德經亦作容先慎案釋名容用也合事宜

近之誤改從今本 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

之道故曰無死地焉。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焉字傳本有與此合

動無死地而謂之

善攝生矣。

先慎曰德經無矣字以上見五十章

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

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

先慎曰乾道本四字不重盧文弨云張凌本皆重顧廣圻云藏本重務致其

福是也

今據補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

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

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爲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

道。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見必行之道五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重今據補則其從事亦不疑

乾道本其上有明字今據張榜本刪

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慎曰傳本慈上有夫字

周公曰。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

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

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顧廣圻曰之下當有脫文先慎曰此與上故謂之善攝生矣句同

一律皆變文也顧說非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短長有短長則有小有小大則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白黑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

。先慎曰大小當依上文作小大

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

。王先謙

曰後言者集議而後斷之則立權議之士知之矣

。先慎曰有權謀者能決議於大庭故欲成

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

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爲天下

先不敢爲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益世欲無處

大官其可得乎處大官之謂爲成事長

。王先謙曰爲字衍謂爲一也謂下不當更有

爲是以故曰

。顧廣圻曰以下當有脫文先慎曰顧說非也此當衍故字或衍是以字上文或作是以曰或作故

其證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爲字事皆作器經

典釋文作器韓子自作事

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

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

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於皆作以傳本戰作陣與各本全異先

慎曰傳本勝作正案王注相慈而不避於難故勝也是晉時本作勝傳本誤於當作以慈字逗老子慈上有夫字

夫能

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

。顧廣圻曰德

經六十七章云天將救之此解彼生心也。王先謙曰有善故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

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王先謙曰盡下之字訓為往天下之道皆往生於

其心是以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慈衛之也

持而寶之。先慎曰河上王弼本吾作我寶之作保之陸希聲趙孟頫作保而持之傳本與此合以上見六十七章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顧廣圻曰解第五十三言行於大道也先慎曰各本連上今依拾

補分所謂貌施也者。顧廣圻曰德經作惟施是畏此未詳先段。所謂貌施也者。慎曰貌飾也下文所謂飾巧詐也施讀為

道也。先慎曰德經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河上公云徑邪不平

正也此佳麗也。先慎曰謂服文采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朝甚除也者

獄訟繁也獄訟繁則田荒。顧廣圻曰德經作田甚蕪經典釋文蕪音無田荒則府倉

虛。顧廣圻曰德經作倉甚虛府倉虛則國貧國貧而民俗淫侈民俗淫侈

則衣食之業絕衣食之業絕則民不得無飾巧詐飾巧詐則知

采文知采文之謂服文采

先慎曰王弼河上公本采作綵傳本與此合

獄訟繁倉廩

虛而有以淫侈爲俗則國之傷也若以利劍刺之

先慎曰國之受傷猶身

受利劍之刺

故曰帶利劍

先慎曰此下未解厭飲食疑有脫文

諸夫飾智故以至於

傷國者

顧廣圻曰一字爲一句

其私家必富私家必富故曰資貨有餘

盧文弼曰資老子作財顧廣圻曰資貨下文作貨資傳本作貨財今德經作財貨非

國有若是者則愚

民不得無術而效之效之則小盜生由是觀之大姦作則小盜

隨。先慎曰乾道本作下無則字顧廣圻云今本有改從今本

大姦唱則小盜和竽也者五

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鍾瑟皆隨

先慎曰鍾古通用鍾

竽唱則諸樂皆

和今大姦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

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顧廣圻曰故下當有曰字德經無

而者之矣四字竽作夸今按韓子自作竽先慎曰乾道本資貨作貨資據道藏本拾補校張凌本乙上文正作資貨不誤夸字

無義當依此訂正
以上見五十三章

人無愚智莫不有趨舍恬淡平安莫不知禍福之所由來得於
好惡怵於淫物而後變亂所以然者引於外物亂於玩好也恬
淡有趨舍之義平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
引之而往故曰拔。先慎曰此與上故曰迷同例至聖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
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先慎曰德經善達者不拔一於其
情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為動神不為動之謂不脫。先慎曰德經善衰者不
脫為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顧廣圻曰藏
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傳本及德經絕皆作輟經身以積
典釋文不輟張劣反喻老篇作輟先慎曰此亦當作輟精為德家以資財為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為德今治身而外物
不能亂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顧廣圻曰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

此合下四句同按淮南子道應訓引此句亦無於字先慎曰趙寫本無於字

。先慎曰者字依拾補引馮校增無用之物不能動其計則資有餘故曰修之

家其德有餘。盧文弨曰有老子作乃當據改與上下治鄉者

行此節則家之有餘者益眾故曰修之鄉其德乃長治邦者行

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眾故曰修之邦其德乃豐。顧廣圻曰今德經邦作

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先慎曰作莅天下者行此節則民之生

莫不受其澤故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顧廣圻曰傳本普作溥按普溥同字也修

身者以此別君子小人治鄉治邦莅天下者各以此科適觀息

耗則萬不失一。先慎曰用此程法靜觀動止自無不知者故曰以身觀身以家觀

家以鄉觀鄉。顧廣圻曰藏本有此句德經亦有先慎曰乾道本脫以鄉觀鄉四字據藏本補以邦觀

邦。先慎曰王弼河上本邦作國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顧廣圻曰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
皆作哉先慎曰王弼本無知字以上見五十三章

韓非子集解卷第六終

韓非子集解卷第七

長沙王先慎

喻老第二十一

說林上第二十二

喻老第二十一

。盧文弨曰藏本連六卷中

天下有道無急患則曰靜

。顧廣圻曰當作日

遽傳不用故曰卻走馬

以糞

。先慎曰解老有也字說詳上

天下無道攻擊不休相守數年不已甲冑

生蟻蝨鷲雀處帷幄而兵不歸故曰戎馬生於郊

。先慎曰解老有矣字

翟人有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而歎曰此以

皮之美自爲罪夫治國者以名號爲罪徐偃王是也以城與地

爲罪虞虢是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城上有則字盧文弨云凌張本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今本以城上無則

字誤按則讀爲卽藏本並上句亦添則字非也先慎案藏本張凌本卽沿乾道本下則字而誤增以城與地爲罪承夫治國者

言之亦不當有則字顧說非今並依今本刪

故曰罪莫大於可欲智伯兼范中行而

攻趙不已韓魏反之軍敗晉陽身死高梁之東

盧文弨曰凌本梁作良

遂

卒被分

先慎曰十過篇云國分爲三

漆其首以爲淩器

先慎曰說苑建本篇作酒器說文淩浸

沃也浸沃若今人之淩麴土虞禮明齊淩酒鄭注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淩釀此酒也淩器卽釀酒之器淮南道應訓作飲器飲器亦酒器也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飲器韋注棹榼也皆爲酒器後人不識淩字本義遂以晉語少淩於豕牢而得文王淩誑其易也之淩釋之

故曰禍莫大於不知足虞君欲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璧不聽宮之奇故邦亡身死故曰咎莫憯於欲得

邦以存爲常霸王其可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先慎案此與

富貴其可也相對成文不當少一字今據補有身以生爲常富

貴其可也

先慎曰不求於外先修其內身體無恙故可富貴不欲自害則邦不亡身不

死故曰知足之爲足矣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此合皆作知足之足常足先慎曰德經

句上有故字本書當依德經於之下補足字爲當作常人無欲心則能常守其真根故曰知足之足常足以上見四十六章

楚莊王既勝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云凌本提行今據改

狩于河雍歸而賞孫叔

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

唯孫叔敖獨在

先慎曰呂氏春秋孟冬紀楚孫叔敖有功于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

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閒有寢邱者其為地不利而前有姤谷後有戾邱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邱不奪也獨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此不以其邦為獨存存在義同言惟孫叔敖所請之地不收也

收者瘠也

邦讀為封

故九世而祀不絕

先慎曰史記優孟傳九世作十世

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脫

兩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

子孫以其祭祀世世

不輟

世。顧廣圻曰德經無以其世。世四字先慎曰王弼有以字。

孫叔敖之謂也

先慎曰見五十三章

制在己曰重

上今依趙本提行

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

則能使躁

靜。王先謙曰重可御輕。靜可鎮躁使之謂也。

故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故

曰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也

顧廣圻曰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下也字皆

無先慎曰此與上二句道經連文不應有故曰二字故曰邦者

當爲是以之譌道經作是以卽其證傳趙本離下有其字

人君之輜重也主父生傳其邦先慎曰史記趙世家武靈王二十七年傳國立王子何以爲

王自稱爲主父此離其輜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

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

以生幽而死先慎曰惠文王四年公子成李兌圍主父宮三月餘而餓死沙邱宮故曰輕則失

臣躁則失君河上作臣按上文云重爲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

主父之謂也先慎曰以上見二十六章

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先慎曰君於臣不當以閒言

閒疑上失則不可復得也先慎曰失其勢重則不得爲君簡公失之於田成

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河上曰道

經無深字先慎曰深字衍唐諱淵改深後人同賞罰者邦之利

改兼存深字耳上人君之淵亦無深字卽其證

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

罰臣則益之以爲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而人

臣乘其威。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依上句當有今據補故曰邦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先慎曰六微篇邦作國河上王弼並作國莊子引作國後漢翟酺傳亦作國說苑作國之利器不可以

借人唯傳本作邦案國爲邦字避改說見上

越王入宦於吳而觀之伐齊以弊吳。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按觀示也勸字非

吳兵旣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

湖。先慎曰越語吳越戰於五湖韋注五湖今太湖初學記七引揚州記曰太湖一名笠澤左哀十七年傳越子伐吳吳子

禦之笠故曰將欲翕之。顧廣圻曰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翕河上本作翕先慎曰古無翕翕二

字梁簡文作歛說文歛縮鼻也歛有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先慎曰

縮義故與張爲對翕乃歛之省文必固張之將欲弱之。慎曰

何上本欲

或作使非必固強之晉獻公將欲襲虞遺之以璧馬知伯將襲

仇由

先慎曰將下當有欲字

遺之以廣車

先慎曰西周策昔智伯欲伐公由遺之大鐘載以廣車因隨

入以兵高注

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道經取作奪起事於無

廣

大車也

盧文昭曰當分段先慎曰盧

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

形說誤至弱勝強也合上為一章

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

顧廣圻曰當作而

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勝剛強傳本與此為近之先慎曰顧說是以上

見三十

有

形之類連上今提行

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

先

慎曰族

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先

慎曰河上王弼本均無兩之字傳本有

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

先慎曰是以有脫文此當

承上兩句言乃

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

盧文昭曰張本難

與下引老子合

千丈之隄以螻蟻之

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平字也字皆無

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王引之曰突隙之烟不能焚

為烟耳舊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此正作標標誤為烟又轉寫

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云標進火也呂氏春

秋慎小篇云巨防容燬而漂邑殺人突泄一燬而焚宮燒積於

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燬焚於燬燬字多誤作煙觀觀火

此同世人多見煙少見燬故諸書中燬字多誤作煙觀觀火

下故曰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顧廣圻曰白字之誤而複者

人之慎火也塗其隙。先慎曰易師丈人吉鄭注丈之言長能

裏九年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積土塗以備火之乘隙而入也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

無火患。先慎曰初學記二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

也扁鵲見蔡桓公。顧廣圻曰史記列立有閒扁鵲曰君有疾

在腠理不治將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先慎曰各本無疾字

新序史記扁鵲傳皆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治不病以為功居

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肌膚不治將益深桓侯不應扁鵲

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病在腸胃不治將益

深桓侯又不應扁鵲出。先慎曰乾道本無出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出字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

補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望桓侯而還走。先慎曰還走反走也桓侯

故使人問之。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字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今本有也字依下二句當有先慎案史記亦有今據補在肌膚鍼石之所

及也在腸胃火齊之所及也。盧文弨曰火齊新序作大劑先慎曰火齊湯治腸胃病倉公傳齊

郎中令循不得前後洩三日飲以火齊湯而疾愈又齊王太后病難於大小洩溺飲火齊湯而病已新序作大劑者齊劑古通

大乃火字之誤當依此訂正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盧文弨曰今屬字新序無今

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

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此皆爭之於小者

也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曰聖人蚤從事焉。顧廣圻曰字當

衍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證也先慎曰以上見德經六十三章

昔晉公子重耳出亡。先慎曰各本連上盧文昭曰當分段今從之過鄭鄭君不禮叔

瞻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

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盧文昭曰張凌本無待之二字無令有後患鄭公又

不聽。先慎曰公當作君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晉

獻公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晉

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先慎曰虞虢之所以相救者非彼此見德緣滅亡隨之耳

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

已取虢還反滅虞。先慎曰張榜本已作以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者也而

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

故鄭以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顧廣圻曰德經皆

無兩也字先慎
曰見六十四章

昔者紂爲象箸。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而箕子怖。盧文昭文昭云當分段今從之

淮南作唏凌本同此自作怖後同顧廣圻曰怖當作唏下文及

說林上同先慎曰顧說非說文怖惶也怖或从布聲唏笑也一

曰哀痛不泣曰唏按下文吾懼其卒故怖其始卒言懼則始當

言惶不得於始即哀痛也史記淮南作唏誤當依此訂正藝文

類聚七十三御覽七
百五十九引作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鋤必將犀玉之杯

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盧文昭云必上脫則

字張凌本有今據補顧廣圻云旄讀爲茅先慎按顧讀誤呂氏

春秋本味篇肉之美者旄象之約高注旄旄牛也旄象二字藝

文類聚御覽均作薦字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

誤說林上篇亦作旄象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

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短作短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

王命論思有短褐之羹文選注云韋昭以短爲短短襦也短

丁管切依此短褐自有則錦衣九重廣室高臺。先慎曰則下

所出不必改爲短矣

上有是
其證
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俞樾曰段氏

王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格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格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耶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耶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而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云糟耶酒池肉圃爲格格即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爲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耶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地何故即於其地炮炙人乎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先慎曰本書亦有二義如難一篇炮格連斬涉者之脛言難二篇兩言請解炮格之刑難勢篇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是皆以炮烙爲淫刑此炮烙與肉

圖槽耶酒池並言則指飲食奢侈之事俞氏知古登糟耶慎曰先

義之有二而不知本書之義亦有二故詳說之張榜本臨酒池紂遂以亡故箕子見象箸以知天下之禍故曰

見小曰明慎曰王弼作曰淮南同下同見五十二章

句踐入宦於吳連上今提行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顧廣圻曰洗他書

又作先慎曰洗先古通謂前馬而走越語其身親為夫差前

馬是也古本賤役至漢始以此名官百官公卿表太子太傅屬

官有先馬如淳云前驅也先或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北堂書鈔

作洗汲黯傳作洗馬是其證一百二十三

引於作破文王見詈於王門盧文弨曰王即古玉字顧廣

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高注

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為恥而不忘也

王即玉字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詈之謫顏色不變而

武王擒紂於牧野故曰守柔曰強越王之霸也不病宦先慎曰宦趙

本作官誤

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

無病也。

顧廣圻曰今德經無之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

病是以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先慎曰此謂不以爲病故能除病以上見七十一章

宋之鄙人。

盧文弨曰下二條皆當連

得璞玉而獻之子罕。

先慎曰見左襄十五年傳二

兩篇有子罕當別一人

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寶也宜爲君子器不宜爲細

人。子罕曰爾以玉爲寶我以不受子玉爲寶是鄙人欲玉而

子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

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塗馮曰。

顧廣圻曰周字句絕讀依淮南道應訓塗字淮南

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先慎曰依淮南作徐是也涂爲徐字形近之誤後人又加土於其下耳

事者爲也。

爲生於時知者無常事。

王渭曰知當作時先慎曰王說是道應訓時上有知字乃誤衍當依此訂正

書者言也言生於知知者不藏書。

顧廣圻曰淮南子無不字先慎曰淮南脫不字知讀曰

智今子何獨負之而行於是王壽因焚其書而儻之。先慎曰高誘注自

喜焚其書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曰書字當

故舞之也在藏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先慎曰河上公注復之者使反本也是學不

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顧廣圻曰傳本及德經無歸字也字又傳本

復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先慎曰王弼注學不學以復眾人之過歸字疑衍

夫物有常容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顧廣圻曰有誤未詳先慎曰顧說非也下因

字微逗其義甚明物有定形乘其機以引導之不待雕琢而聽其自然以成形故靜則建乎德動則順

乎道。王先謙曰靜則心有常主動則物來順應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顧

廣圻曰象列子三年而成豐殺莖柯先慎曰作豐是豐殺謂肥說符篇作玉

瘦也殺音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先慎曰列子同白孔六

帖八十三引亂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顧廣圻曰功列子作巧先慎曰功當作

巧列于下文云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張湛注此明用巧能
不足以贈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即承此巧字言之功巧形近
而誤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業者寡矣先

慎曰白孔六帖引天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
地作造化寡作鮮

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趙本有依上文當有改從趙本此皆一

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之誤也下文云豐年大

禾減獲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豐年大禾減獲不能惡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

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廣圻

曰恃字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輔下也字今德經無傳本

有與此合先慎曰治要引老子也作焉以上見六十四章

空竅者神明之戶牖也文昭云當分段今從拾補耳目竭於聲

色精神竭於外貌故中無主中無主則禍福雖如正山無從識
之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闕於牖可以知天道圻曰兩

可以二字今德經無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下知字今德經
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知字
亦作見先慎曰闕河上公及傳本作規畢沅考異云說文窺小
視也闕閃也閃闕頭門中也方言凡相竊視南楚謂之闕蓋穴
中竊視曰窺門中竊視曰闕老子此言神明之不離其實也
楚人用楚語作窺韓子自作闕

趙襄主學御於王子期

顧廣圻曰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
書外儲說右下皆同先慎曰顧說是古

於字作于與子形近淺人以爲複衍而妄刪之下已改于
爲於故得存其真耳盧本反據此以改下文於字爲子誤俄而

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主曰

先慎曰趙
本主作王誤子之教我御術

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於車人

心調於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

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

先慎曰誘道
誘馬於道也

而先後心在於臣

上何以調於馬

顧廣圻曰今本上作尙先慎
曰上尙古通張榜本何作可誤

此君之所以後

也

先慎曰此當
連下爲一條

白公勝慮亂

高注慮謀也。先慎曰秦策。

罷朝倒杖而策銳貫顙

顧廣圻曰淮南子

道應訓列子說符篇作罷朝而立倒杖策銳上貫顙按顙即顙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顙或爲還可借證矣。先慎曰御覽三百

六十八引無血流至於地而不知鄭人聞之曰顙之忘將何爲

忘哉

顧廣圻曰爲淮南子列子故曰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

無者字少傳本作勘與各本異此言智周乎遠則所遺在近也

思遠則忽近是以聖人無常行也能並智故曰不行而知能並

視故曰不見而明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

隨時以舉事因資而立

功用萬物之能而獲利其上故曰不爲而成

先慎曰趙孟頫本不作無以上見

四十七

楚莊王莅政三年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云當分段凌本提行今據改

無令發無政

爲也右司馬御座

盧文弼曰張凌本座作坐

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

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

。顧廣圻曰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篇不翅作

不嘿然無聲此爲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

。先慎曰乾道本長

上有觀字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無觀字今據刪

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

則法也。先慎曰雖無

飛飛必冲天雖無鳴鳴必驚人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

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舉

兵誅齊敗之徐州

。顧廣圻曰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勝晉

於河雍合諸侯於宋遂霸天下莊王不爲小害善故有大名

王。

先謙曰害字不當有蓋與善形近誤衍

不蚤見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

希聲

。顧廣圻曰傳本希作稀按希稀同字也先慎曰傳本音作言與各本全異見四十一章

楚莊王欲伐越

。盧文弨曰連下爲一條顧廣圻曰荀子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躋不同時或此莊王

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躋與威王相接

莊子諫曰

。先慎曰乾道本莊作杜顧廣圻云楊注引此杜作莊先

慎案杜乃莊之誤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莊下同今據改王之伐越何也曰政亂兵弱莊子

曰臣患智之如目也先慎曰乾道本臣下有愚字智之作之智之舊倒謔王渭云患下有脫字先慎案盧說是下此智之如目也即承此句王渭不知之智二字之倒故疑有脫文御覽引

正作臣患知之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先慎曰御覽引無自字

如目也今據刪

皆捷作王之兵自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兵之弱也莊躒爲盜

於境內先慎曰乾道本躒上有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

於境內先慎曰乾道本躒上有躒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

驚注引此無躒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躒

將兵又云莊躒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當

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篇云莊躒之暴郢高誘注莊躒楚成

王之大盜成當作威又異用篇云躒與企足高誘注企足莊躒

也皆大盜人名躒誤作躒校者勞改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

遂致兩有先慎按顧說是今據刪

王之弱亂非越之下也而欲伐越先慎曰乾道本欲上脫而

案御覽引亦此智之如目也王乃止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

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顧廣圻曰傳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傳本末有也字下句同先慎曰自見老

子作自知此文上言臣患智之如目也又言此智之如目也即

以莊王事喻老子自知之謂明句道經自知即承知人者智也

而言無作見之本此見字即緣上兩見字而

誤非韓子所見本有不同也當依老子作知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八引

無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

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也故曰自勝之謂強

先

慎曰以上見三十三章

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

賢而費仲無道也

先慎曰事類賦九引無而字

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

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玉版者是愛之也

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

先慎曰知讀爲智趙本大作太誤

是謂要

妙。

顧廣圻曰傳本是作此與各本全異先慎曰河上公注能通此意是謂知微妙要道也見二十七章

說林上第二十二

盧文弨曰藏本卷七起先慎曰索隱云說林者廣說諸事其

多若林故曰說林也

湯以伐桀。

先慎曰以已同

而恐天下言己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

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

于子故讓天下於子。

先慎曰言湯欲嫁名於務光故讓務光以天下受湯之天下是並弑君之名而受

之務光因自投於河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

俞樾曰事字衍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

也讀者誤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孟卯曰公不如

爲僕公所長者使也。

先慎曰長音直良切

公雖爲僕王猶使之於公也

。先慎曰言雖受僕之職而行之事猶使公 公佩僕璽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

孔子則視子猶蚤蚤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

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先慎曰各本謂作請緣上文請字而誤御覽九百五十一引作謂今據正君

已見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蚤也。先慎曰乾道本重孔子二字趙本視子作視之盧文弨云已

張凌本作君凌本不重孔子藏本凌本之作子顧廣圻云今本下子字作之誤按孔子二字不當更有先慎案趙本君亦作已

誤御覽不重孔 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曰里之盟。顧廣圻曰曰將復立於天子立於二字戰國韓策作九

當衍 彭喜謂鄭君曰。顧廣圻曰彭策作房鄭君策作韓王按策無鄭王曰章本書七術篇魏王謂鄭王曰又君勿聽大國

困梁鄭六微篇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證也

惡有天子小國利之。先慎曰若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惡烏路反

之。先慎曰策大
小下並有國字

晉人伐邢。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先慎曰
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齊桓公將救之鮑叔

曰太蚤邢不亡晉不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

亡之德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先慎曰齊當爲其
之誤下其名美此言

其實利明
不當作齊待邢亡而復存之其名實美。王渭曰
實字衍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走。顧廣圻曰燕策云張丑先慎曰
吳越春秋作伍子胥與此同邊侯得之。先慎曰
候吏也吳

越春秋作關
吏欲執之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

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先慎曰藝文類聚八十四引候
上有邊字因字作憂而二字誤吳

越春秋作關吏因
舍焉正作因字

慶封爲亂於齊而欲走越。顧廣圻曰左傳云奔吳
先慎曰舊連上今提行其族人曰

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

而可不變是心也雖遠越其可以安乎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

顧廣圻曰宣策作桓說苑權謀篇作宣先慎曰十過篇作宣與此同

魏宣

子弗予任章曰

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作任增按魏策與此同古今人表中有任章先慎曰淮南人間訓

作任登登增聲近本書外儲說左上篇作王登王卽王之誤任王古通章登蓋一人而二名耳

何故不予宣子

曰無故請地故弗予

先慎曰請當爲索上文並作索策亦作索

任章曰無故索地

鄰國必恐彼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輕敵

鄰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伯之命不長

矣

盧文弨曰伯張凌本作氏先慎曰策亦作氏

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

之必姑予之

先慎曰王應麟疑此爲蘇秦所讀周書陰符之類

君不如予之以驕智伯

且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爲智氏質乎

先慎曰質的也存

韓篇則秦必爲天下兵質矣義正同

君曰善乃與之萬戶之邑智伯大悅因索地

於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氏自亡○先慎曰

策自作遂說苑亦作遂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荆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先慎曰

輟一本作輟非

齊攻宋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顧廣圻曰宋衛策無孫字荆大說許救

之甚歡○顧廣圻曰歡當從策作勸高注勸力也臧孫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

今子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小宋而惡於大

齊此人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先慎曰策說下有甚字必以堅我也我堅

而齊敵荆之所利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

至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將不許趙刻曰。顧廣圻曰刻趙策

利作君過矣魏攻中山而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

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

者趙也君必許之而大歡。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重彼將知君

利之也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顧廣圻曰墨子非儒篇乃樹鴟夷子皮

子謂鴟夷子皮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

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先慎曰各本作涸澤誤倒

三十三事類賦二十八引作澤涸今據乙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

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子不如相銜負我以行。先慎曰

各本脫子者二字文不成句藝文類聚御覽引有子字無者字亦誤今依事類賦引補子者二字人必以我爲

神君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必字盧文弨云人下脫必字乃相

銜負以越公道而行先慎曰乾道本無而行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按不當有先

慎案而行二字不當省藝文類聚御覽事類賦引亦有今據補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

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

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

之甚敬因獻酒肉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顧廣圻曰句絕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顧廣圻曰周

策無問之曰客四字耶作問其巷而不知也先慎曰各本巷卽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問其巷而不知也下衍人字周策作

問其巷而不知也無人字此涉上文而誤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無人字今據刪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誦詩曰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先慎曰詩小雅北山之篇今君天子

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爲人之臣而又爲之客哉故曰主人也

君使出之

韓宣王謂樛留曰。顧廣圻曰樛韓策作樛案樛留同字本書難一篇作樛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

提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

公兩用田成闕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

。先慎曰難一篇犀首張儀作樓翟餘亦不同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樹其黨。顧廣圻曰此

樹上脫內寡力者借外權羣臣有內樹黨。顧廣圻曰有策以

驕主內。此內字即上文樹下內字錯移在此有外爲交以削地

。王念孫曰削地當爲列地列古裂字銀九三日限其

地也韓策作或外爲交以裂其地是其明證列字本作削形與

削扣似因誤爲削說文削分解也從刀肖聲裂緒餘也從衣削

聲今九經中分列之字多作裂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列字若不誤為削則後人亦必改為裂矣則王之國危矣

紹績昧醉寐而亡其裘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績作緇無寐字宋君曰先慎曰御覽

引宋醉足以亡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作梁

文昭曰而字孫云衍先慎曰今在酒誥中楊子法言問神篇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是漢時已無

酒誥而康誥亦有佚文後人纂輯酒誥並康誥佚句亦併錯入當據此訂正彝酒者常酒也昭曰者

字舊誤在上彝酒下孫移正先慎曰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

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先慎曰各本桓上有於字伐上有而字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

三十引並無於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

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

夏居山之陰蟻壤寸而有水先慎曰各本寸上有一字而下有仞字意林及御覽卷三十七又

九百四十七事類賦引無一字仞字今據刪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

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

聖人之智不亦過乎先慎曰乾道本聖人上無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此謂管仲隰朋之

聖智尙師老馬與蟻之所知而今人不知己之愚以師聖人之智是謂過矣師老馬與蟻與師聖人之智相比成文聖人上不

當無師字今據藏本今本補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

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

說王曰臣問謁者先慎曰楚策三重謁者二字是也此脫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

無罪而罪在謁者也先慎曰謁者漫云可食故食者不任罪且客獻不死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

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

今有人見君則眅其一目奚如先慎曰眅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瞽下同注云大叶切閉目

也蓋卽韓子舊注玉篇瞽閉一目也本此爲訓眅爲目旁毛義稍隔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

目眅君奚爲不殺引作瞽眅兩目君奚弗殺君曰不能勿眅惠

子曰田駟東欺齊侯先慎曰各本欺作慢顧廣圻云慢讀爲謾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慢並作欺是

也下駟之欺人正承此欺字言明不當作慢今據改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

焉先慎曰瞽以閉目爲常駟以欺人爲常習與性成又何尤焉鄒君乃不殺

魯穆公使眾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先慎曰欲結援晉楚故使公子宦焉乾道本

上官字作宦據趙本改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

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

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嚴遂不善周君

○盧文弨曰周君二字當重

患之馮沮曰

○顧廣圻曰即周策之馮且也沮且

同字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

○顧廣圻曰與本書六微篇及韓策不同

不如行賊於韓

傀則君必以為嚴氏也

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居一月公自

問張譴曰

○先慎曰各本無公字拾補自改君顧廣圻云居當作君月當作日先慎案居一月與下孟孫條及六微

篇居三月文法正同盧顧二家不知自上脫公字故改上若子

下文以就其義皆非也御覽八百十引有公字今據補

死將誰使代子答曰無正重法而畏上

○先慎曰御覽引無重字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

○先慎曰治要御覽六百四十五初學記十七引無而字中山策亦無說苑貴

德篇而

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

下而啜之盡一杯

○先慎曰藝文類聚七十三御覽初學文侯記引啜並作饗淮南人間訓作啜三杯

謂堵師贊曰

。顧廣圻曰堵魏策作觀姚校云後語作堵

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

肉荅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

。先慎曰吳語韋注罷歸也謂樂羊

歸自中山也

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麕

。先慎曰各本孟下提行治要連上

自樂羊為將至秦西巴以有罪益信為一條是也今據改

使秦西巴持之歸

。先慎曰各本持之歸作載之

持歸案載之持歸語重複蓋一本作載之歸一本作持之歸校者誤合為一又誤乙持字於之字下耳治要藝文類聚六十六

御覽八百二十二引無載字說苑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亦無今據改淮南子作持歸烹之

而與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之字作其母二字

孟孫適至而求麕

。先慎曰各本適作歸案

歸至二字複今據藝文類聚御覽引改淮南子作孟孫歸求麕安在

荅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

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其子傅

。先慎曰淮南子說苑居三月作居一年其御

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麕又且忍吾

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

信。先慎曰各本西巴作巴西案上兩云西巴此誤治要正作西巴今據改藝文類聚引並上亦誤作巴西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

者也臣請爲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爲君刺之衛君曰子爲之

是也非緣義也爲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爲

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今據補

紂爲象箸而箕子怖。先慎曰乾道本無而字盧文弨云脫凌本有先慎案御覽七百六十引有而字喻

老亦有以爲象箸必不盛羹於土鍤。先慎曰乾道本不上無必字劍作簋盧文弨云凌

本有必字先慎案喻老亦有必字簋則必犀玉之杯玉杯象箸

必不盛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含茅茨

之下。先慎曰喻老篇作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

求則天下不足矣聖人見微以知萌。顧廣圻曰見端以知末

萌當作明

故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先慎曰知不滿其欲也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江聲曰商蓋商奄也辛公甲曰。先慎曰即辛甲周太史

見左襄四年傳一曰辛尹晉語所謂文王訪於辛尹者也大難攻小易服不如服眾小以劫

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顧廣圻曰懼當作懼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

使人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先慎曰御覽四百九十七引徒作從為天下主而

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

辭以醉而不知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正義云生絹曰縞而欲徙於越或謂

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履之也。先慎曰說文屨履也履足所依也

是屨為足踐之通稱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先慎曰禮王制鄭注殷尚白而縞衣裳是周以前

衣裳皆用編玉藻編冠素紕既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
祥之冠也則周人惟冠用編耳
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

陳軫貴於魏王。顧廣圻曰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所需惠子曰必善事左

右夫楊橫樹之即生倒樹之即生。先慎曰策即作則二字通折而樹之又

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則毋生楊矣。先慎曰乾道本無矣字盧文弼云

凌本則作即楊下有矣字至以十人之眾。盧文弼曰凌本至先慎案策亦有今據補作夫先慎曰策作故

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子雖工

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子必危矣

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

而鮮。先慎曰乾道本鮮上無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案依上下文當有而字今據補鮮乃蛆之俗字廣雅釋

言蛆縮也又胸之假借說文胸下云朔而月見東方謂之縮胸
胸並音女六反義相近故通用此言人血盡則皮肉皆縮

己魴而灰已灰而土及其土也無可爲者矣。先慎曰言不能爲祟也趙本及作

反誤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隰斯彌。先慎曰見人表第五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王先謙曰家之二字誤倒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

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先慎曰離割也見儀禮士冠禮注數音所短反言斧割其樹創未多也隰子

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先慎曰數急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

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盧文弨曰大事二字張作事事大三字而我

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

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先慎曰莊子山木篇楊作陽釋文司馬云陽朱也案楊陽二字古通本書自

作楊下楊朱之弟及此皆作楊東之當依莊子作宿於下重逆旅字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

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荅曰

先慎曰莊子作逆旅小子對曰

美者自美吾不

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

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先慎曰行音下孟反去音起呂反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

也

先慎曰書益稷鄭注成猶終也國語周語成德之終也終與同室未可必也

其子因私積聚其姑

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

盧文弨曰反上脫自字張凌

本有先慎曰御覽五百四十一引此正同張凌本涉下文而衍自字耳

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

而自知其益富

顧廣圻曰知讀爲智

令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先慎曰

人主令臣聚斂附益傷損國體與教其嫁子無異也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

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反舍

先慎曰各本不上有而字御覽八百十引無今據刪

遂

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反顧廣所云藏本今本反作及先慎案

及反形相近又涉上文而誤今據改御覽引及見二字作交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

我。先慎曰意林有者字必以人言罪我。先慎曰意林有也字未出境而公子惡

之曰爲趙來聞中山君因素而罪之

田伯鼎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

爲則異。先慎曰以下當有好士之三字此謂其好士則同其所以好士之爲則異下文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

爲則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與此語句一律明此脫好士之三字淮南時則訓注爲故也公孫友自

刑而尊百里。盧文昭曰友當作支先慎曰豎刁自宮而諂桓

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自刑之爲則異。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盧文昭云所下脫以

字張凌本有先慎案此與上下文法一律今據補慧子曰。盧文昭曰慧惠同狂者東走。先慎曰趙本

狂作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爲則異故曰同

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七終